

## 思想者

国际副刊  
专刊华夏日报社主管主办 2024年6月21日 星期五 本期共4版  
刊头题字：谭谈 | 国际标准刊号：ISSN2521-0289 | 数字报：szb.cmpnews.com

## &gt;&gt; 重点推荐

## 当代诗歌必须突破“诗到语言为止”的窠臼

艾华林（湖南）

2024年5月2日，我在《当代·诗歌》“卷首·读一首诗”栏目，读到韩东《在玄武湖划船》的诗，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当代诗歌的发展，必须跳出‘诗到语言为止’的陷阱”。这个念头闪现时，正是艳阳高照的八九点钟的时候，但我还是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韩东是我最推崇的最喜欢的当代诗人之一。

20世纪80年代，诗人韩东和于坚、丁当等人创办“他们诗社”时，我尚是襁褓里嗷嗷待哺的婴儿，但他在此时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与他们“pass北岛”的壮举，让我日后对他们产生了顶礼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韩东在我心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近读韩东荣膺鲁迅文学奖的诗集《奇迹》，和《在玄武湖划船》这首诗，让我对韩东迷之自信的诗意书写，与“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不明白，本着“把有创造力的好诗人请出来，把独立创作的好诗歌呈现出来”的《当代·诗歌》，为什么在“卷首语”这个醒目的栏目里，选发这么一首老旧过时的反映日常琐碎的寡淡无味的庸俗之作。

我在阅读《在玄武湖划船》时，脑海里闪现的这个念头，好像在嘲讽地说，现在的汉语诗人们，似乎已远没有韩东、于坚他们当年“pass北岛”时的豪迈与生猛了。不过，咱辩证地想，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生态，是到了摒弃“第三代诗人”拉旗帜、喊口号、占山为王，各自为政的打砸抢式的混乱无序的思维模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理性客观地说“跳出”“突破”或“跨越”，还不是为了pass他，打倒他。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已经完成，而现代新诗的瓶颈，似乎也随之产生。

其实，自胡适开启白话新诗创作至今，现代汉语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相当成熟。但我们也看到现代汉语新诗，正在有意识地脱离诗教传统，走向多元无序的混乱叙述。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其实也是从“他们诗群”发起“pass北岛”开始的。此后，随着“第三代诗人”在诗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信奉追随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诗学主张，也就成为近几十年来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诗歌理念。既如此，何以

突破、跨越他们所阐释的武断而荒谬的诗学论断了。

“在玄武湖划船 / 我还记得那阵风 / 它起自湖面 / 到岸边结束 / 任意摆布我们的船 / 我还记得 / 想象中的孤单 / 在绿色的湖面上 / 我们同时操桨 / 又都把船桨搁下 / 船头顿时歪向一旁 / 我还记得摸出烟来抽 / 四只手捂住的火 / 记得我们刚刚还在湖上 / 完全是这样的 / 我记得 / 现在我们已来到大路上”（韩东《在玄武湖划船》）

这首诗写于1986年4月26日的诗，是韩东参加第六届青春诗会后，发表在《诗刊》上的，也是韩东继成名作《有关大雁塔》之后，写的带有实践性质的试验之作。然而，38年后的今天，《当代·诗歌》又将这首毫无诗意美感的试验之作重新推出，不知是回望致敬，还是启发引领？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没能感受到，当时还在读大二的诗人西渡，读到这首诗时的惊喜。在《惟直接才能暗示》一文中，诗人西渡说他读到《在玄武湖划船》的感受，是比议论纷纷的《有关大雁塔》《你来自大海》那几首更让他惊讶，并产生了“一种新的诗诞生”的感觉的。但是说实话，作为一个写诗十余年的诗歌爱好者，我从这首诗里读出的，不是“新的诗的诞生”，还是新诗的死亡。因为这首诗，只是简单地描述了诗人与几个朋友在玄武湖划船时，遇到风浪，捂火、抽烟的一个场景感受。像这样既无现实意义，又语言苍白的毫无诗意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回到《诗经》时代，和诗的起点的。难道是因为时间久远，或风太大了吗？

还让我最不能感受到诗人的感受的，是诗人韩东说的一段感受诗意的话。他说：“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在这段阐释诗意的话中，我仿佛感受到了诗人所言及的

“世界就在我们的前面，伸手可及”的画面。但我反复地阅读这首诗，我不知道，“我还记得那阵风 / 它起自湖面 / 到岸边结束 / 任意摆布我们的船。”这样的句子有什么诗意和力量？如果说“诗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体会和经验”，那“我记得”这样的句子，它到底传递了怎样的

情感与体会了。如果你还不能感受到诗人的感受，那我们后撤一步，按西渡所阐释的：“诗呈现的事实，就是直接的语言也是暗示的语言”逻辑来讲，惟直接才能暗示的语言，“才是最有力的暗示的语言。因为它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反而给意义带来无限可能。”如果西渡所言及的定义成立的话，为何确定“呈现的事实本身”就是诗意的呈现了。在我看来，诗里所说的“我记得”这样的句子，所“呈现的事实”，其实也只是一帧苍白无力的黑白照片而已，它所传递的信息价值与诗学意义，都是有限的。

在《惟直接才能暗示》一文中，诗人西渡引用罗伯特·潘·沃伦的话说：“一首诗读罢，如果你不是直到脚趾都有感受的话，那不是一首好诗。……肉体的感受是最根本的。许多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诗歌都是优美的。优美，见鬼去吧！诗歌就是生活，是充满了活力的经历。”在这里，我想弱弱地问一下读者朋友们，在这首诗里读出了“活力的经历”吗？我不知道诗人西渡再读《在玄武湖划船》时，他的脚趾有什么感受，但我的脚趾却踢到了钢板。因为我从这首诗里读出了文字游戏的无聊，和致使诗意丧失的痛苦感受。同样追思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优美的诗句，不比直接苍白的描述更加诗意迷人，余韵悠长吗？难道千百年以来，我们先贤圣哲们所追求的诗的音律美感，到了近现代就跟不上时代节奏，就成为嫌弃的糟粕吗？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诗一度承担着宗教与信仰的角色，而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意识，也一直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如果现在，连知识分子和诗人都开始抛弃这一使命了，那最坏的结果就是诗的消亡和民族精神的坍塌。从表象上看，“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与“拒绝升华”的口语写作，确实回到了诗的起点与生活事实的本身，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视角冲击效果。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截断诗歌语言、剔除诗教成分、解构文化意义的简单粗暴的裸露式书写的危害。所以，对尊崇杜甫那样的，把小便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一味追求生活艺术的人，还指望他们能写出什么像样的颇具民族情怀的高尚伟岸之作呢？

##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主编 | 艾华林

## 吕学敏长篇小说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党剑（陕西）

长篇小说《腿林》（吕学敏著，黄河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的叙事结构颇为讲究。

小说叙述形态具有新写实主义风格，叙述语言精俭传神，叙事策略具备明显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以一只狗的视角看西后村。吕学敏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他《子宫》《白狐》等五部长篇中最成熟的一部，是铜川市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特点探究一下长篇小说《腿林》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 一、浓重隐喻意味的开头

小说开篇写道“我是坐在笼子里被主人提到市场上去的。我们同胞五个。这时我们才三个月大，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排行老四。主人的婆娘就说，留一个，其他的卖了。……”

我是和粪笼子被柴胡爸这个新主人提回来的，淋了雨，我只打了几个喷嚏，并没有感冒。我成了西后村的一员。”

这篇新颖别致的开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从叙述技巧上讲，这样的开头完成了对于“叙述者”的明晰交代，第一句话就充满了命运的不可抗拒色彩，“我是坐在笼子里被主人提到市场上去的”这句话蕴含悲凉之雾。而且“叙述者”正是在这样不可把控的命运里极具偶然性的成为了“西后村的一员”。这样的开头似乎就隐喻了“虎子”最后悲剧性的结局，一个外来者，目睹了一个村子的一切，又为这个村子所不容，消失在了这个“西后村”。

## 二、自由视角的元小说

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为什么要用狗的眼光作为视角呢？狗不比人，狗的眼光是客观的。人看人是掺杂偏见的。那只狗很可爱，到最后成了村里的敌人，这里面值得回味”。是的，很值得回味。当“叙述者”虎子被以柴胡率领的村民围猎，被一支铁叉无情地穿身而过，“彻底死了”，悲凉之雾不仅再次笼罩读者的心灵；随之变得模糊和可疑的，甚至就是这部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叙述者死了，那么是谁传下这一切？迷茫的叙述氛围于是又加入混沌的成分。

## 三、准碎片化的结构

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叙事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腿林》也使用一种近乎碎片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制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得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男人的大手就在我们的窝里摸着提，我和其中三个就被提出来了。一个姐姐留下来。”这个“虎子”亲生姐姐的命运在小说中直至结尾并未得到揭示，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读者完全可以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再创作。也许善良的读者会祝愿这个“姐姐”可以有一千种遭遇，只是不要重复亲生弟弟的悲剧结局就好。再如，金苗爱上柴胡，爱上这个从县城回到西后村竞选村长雄心勃勃的男人，可是如火如荼的爱情在一场波诡云谲的乡村基层选举变得愈发模糊不清，至于无形。

下转 12 版

责任编辑 | 郭园 校对 | 卢路